#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卷七

漢　王充　撰

道虛篇　語增篇

道虛篇

儒書言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黄帝

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黄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黄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為之謚黄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黄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黄黄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黄帝之時質未有謚乎

名之為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

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黄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黄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黄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

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

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

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為鶉雀入水為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

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鬚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煮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

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

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奇怪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谷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蛤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為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渝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

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峡屼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𪋤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澒濛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

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蜸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而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

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議論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為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絶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卧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

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飢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卧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

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
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
終無所得力勌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
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
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
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
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

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茍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

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顔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顔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絶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絶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

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眞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絶而死矣寒水沈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

死之人三日三夜顔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虚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虚生不死之語矣猶黄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虚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

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餽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

宮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
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
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
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
為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
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
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
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

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為

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為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為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閒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按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劔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

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

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為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夭有情欲者壽

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
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
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
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
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
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
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
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

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禀性與人殊禀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温膚食以充腹膚温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温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眞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壽

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胷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揺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此

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揺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障於疾風者乎橥草木之生動揺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揺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

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禀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禀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

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為氷氣積而為人氷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氷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氷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腒桀

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

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沈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

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祐高祖有斷大虵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芒碭山

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强於諸侯武王承紂髙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髙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

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

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

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胷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

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

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窻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

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浴於酒

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説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

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楨榦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

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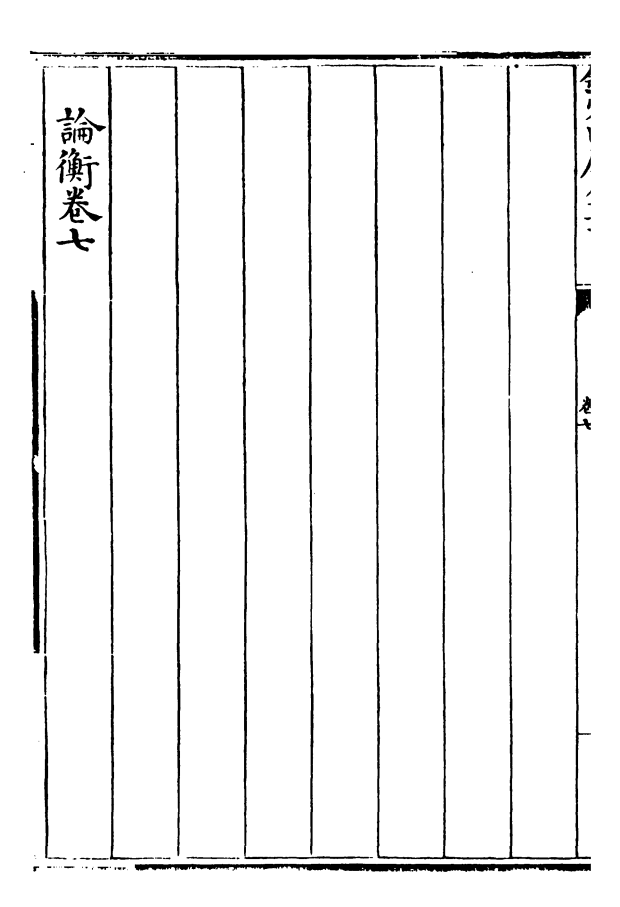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

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絶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夾輔刺周青臣以為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敕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絶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

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宫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為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宫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

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七

論衡卷八

漢 王充 撰

儒增篇 藝增篇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

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苖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簒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一有為字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

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敢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

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

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内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内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内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輙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著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内哀公之肝腹實出輙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内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

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令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為虎或以為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即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

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

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没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没衛乎如有好用劔者見寑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寑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内鋒箭

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

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

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匹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匹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髙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

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刖其足痛

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

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

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

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

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

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

況高子位賤而曰未甞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胷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

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荊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劒刺之不得秦王拔劒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荊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强之柱稱荊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

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劒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擿銅柱能一有過字深入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

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

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為蘭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字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為鼎也其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

金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

至瑯邪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邱社亡鼎没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為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為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邱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

三山亡五石隕太邱社去皆自有為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疑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為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没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

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眞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

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

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僥跂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

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棄后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屬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

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皐人無在天上者何

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為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

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閴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閒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

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為人父為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為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為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

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車轂擊人肩摩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

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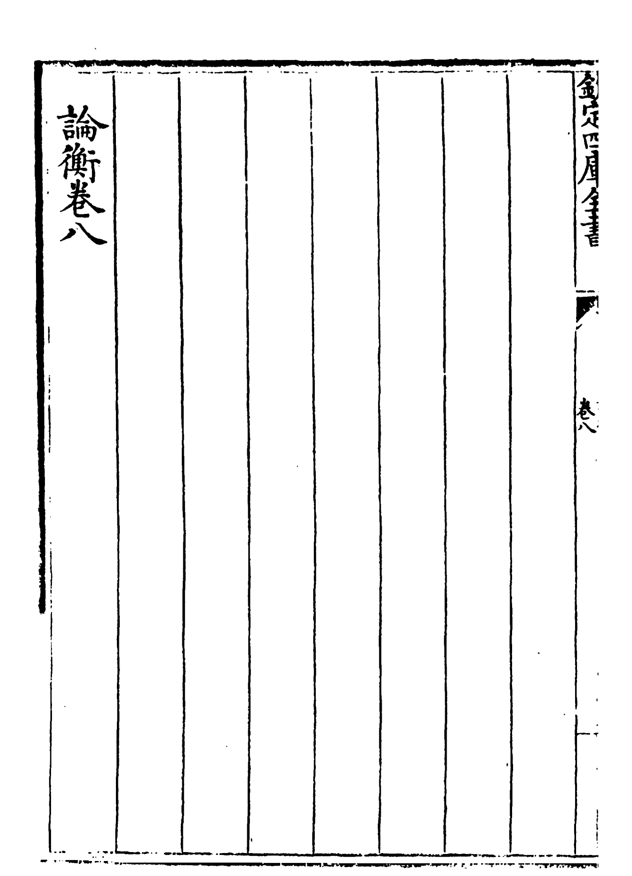
惟兵頻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隕或時至地或

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

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
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
為實事也

乾隆御覽之寶



論衡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論衡卷九

漢 王充 撰

問孔篇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

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為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顔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

輙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

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文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

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荅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

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剌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

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絏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絏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為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

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

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
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
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
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
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
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
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

所為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顔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

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

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毁行毁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

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
曉勑而已無為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
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
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
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
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
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巳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别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

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

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

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

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

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

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

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恱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

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悟者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顔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

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為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

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為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為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

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

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

可教乎禹入躶國躶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躶國衣服孔子焉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故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偽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

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

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兾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言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

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顔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顔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為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顔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顔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為輔也夫賢者未必為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為帝有不聖為輔有不賢何則祿

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顔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顔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

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舘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顔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為夫慟哀之至也哭顔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顔路請車以為之槨孔子不予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舘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顔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

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為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鯉之恩深於顔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顔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為士後為大夫哉如前為士士乘二馬如為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為槨乘其一乎為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

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
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
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
以為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
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

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

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别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為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為問所治為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為某事治某政令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

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為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為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黙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

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

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湼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

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

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

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九